

我的父親徐悲鴻

● 徐芳芳（大陸作家）

天之驕女孺慕情深

我親愛的父親徐悲鴻先生去世已四十二年了，但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他豐富的藝術作品，他忠厚的爲人以及他爲振興中國美術事業的奮鬥精神，卻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裡，成爲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是父親的四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我出生的前一年，媽媽廖靜文和父親從重慶搬到北京（當時叫北平），父親接任抗戰勝利之後北平藝專的校長。我家住在東城東受祿街十六號，我就是在那裡出生的。

聽媽媽說，我出生那天晚上，爸爸去醫院看我，很喜歡我。他說：「孩子的眉毛這樣細，好像畫出來的一樣。」爸爸給我取名叫方方，希望我做個方方正正的人。後來，媽媽給我改名爲芳芳。她以慈母的柔情盼望女兒未來的生活充滿芬芳。我滿月的時候，爸爸給我畫了第一張素描像，我還沒有多少

頭髮，但是大大的眼睛很傳神。這張畫在徐悲鴻畫冊的素描集中出版過。此後爸爸又給

我畫過幾張素描像，多半是我三四歲時剪娃娃頭的像。

我童年時和父親生活在一起的記憶是非常美好的。我們在東受祿街的家裡住的是個三合院，房子不是很大，但院落寬廣而優美。爸爸在前院修了一間畫室，他去世以前曾在那裡創作大幅油畫《魯迅與瞿秋白》。前院與中間的院子有拱門連接，院內沿牆長滿了紅色、紫色和白色的蜀葵花。在院裡，爸爸手栽種了桃樹、柿子樹、棗樹和葡萄。

每年果熟的季節，我們除了享受甜美的果實之外，爸爸還與著名畫家齊白石先生一起在院子裡摘桃子。

花樹上去。

我和哥哥慶平時常請爸爸在石板上爲我們畫畫，有時他爲我們畫了飛機或小貓，我們就照著畫。我對美術的興趣就是這樣開始的。我上幼兒園時，除了常畫風景之外，還用水彩畫了小貓釣魚故事中的連環圖畫。父親在工作之餘，常常帶我和哥哥去中山公園玩。我記得春暖花開的時候，我一手牽著媽媽，一手牽著爸爸，在中山公園一邊散步一邊欣賞那五彩繽紛的牡丹花。我們還常去公園裡的兒童遊樂場，爸爸媽媽看著我和哥哥玩滑梯和鞦韆。

一九五一年父親去山東導沐整沂工程工地爲工人畫像，因勞累過度，回來便不幸中風。這以後媽媽爲照顧爸爸休息，讓爸爸睡在北屋客廳旁邊的臥室裡，她帶著我和哥哥住在西屋，這樣我們夜裡便不會驚擾父親的睡眠。父親中風之後顯得蒼老和衰弱了。我每天早上都到他床前請安，並在他臉頰上每邊親一下。我下午從幼兒園回來，他時常在草地上玩，有時爲追它們而爬到院子裡的榕

中
外
雜
誌
朽不名畫歇已筆彩

客廳裡的躺椅上休息，我也總是走過去在他臉頰上親親。記得有一天早上，我在他床前請安時，他望著我說：「小妹（我的小名）將來長大了，穿上皮大衣和高跟鞋，一定是一位漂亮的女士。」

一代畫師風範永存

不幸的是，父親沒有能看我長大，在我五歲的那年，他在第二屆文代會上腦溢血，送到醫院三天後便與世長辭了。我記得那天媽媽從醫院回來哭泣不止。家裡擠滿了朋友，大家都盡力安慰她。第二天，我和媽媽送她到天津住校，從此開始了專業的音樂訓練。雖然我不能繼續上繪畫課，但寒假回家時，總是堅持練習書法，並向媽媽學習詩詞、古文，以加深自己的藝術修養。

我長大以後，對父親的生平和藝術主張有了更深的了解，覺得他給我教益最深的一點，是他那種為振興中國文化而奮鬥的精神。他反對一成不變地抄襲古人，以中西結合的手法為中國畫開闢了新的道路。他在中國畫寫實的基礎上，結合西方素描透視的技法，創作了各種題材的作品，對中國畫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在戰亂的中國節衣縮食，收集散落在

各地的古代名畫。更令我敬佩的是他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歐洲舉辦了第一次大規模的中國近代繪畫展覽會，使西方人了解中國的藝術，提高了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

最愛畫的是水牛。上小學的時候，我還去中央美術學院辦的少年美術班，向爸爸的學生錢紹武等老師學習素描和水彩。

媽媽常常鼓勵我學習爸爸在巴黎忍飢挨餓刻苦學畫的精神。我從小就決定培養自己的毅力，努力鑽研美術、音樂、文學。爸爸熱愛藝術的精神已在我幼小的心靈裡紮了根。每當我在練習鋼琴的時候，我總覺得牆上那張大照片裡的爸爸在看著我，有時他的眼睛、眉毛還會動，好像在向我微笑。

我九歲那年考入音樂學院附小學習鋼琴，一人離家到天津住校，從此開始了專業的音樂訓練。雖然我不能繼續上繪畫課，但寒假回家時，總是堅持練習書法，並向媽媽學習詩詞、古文，以加深自己的藝術修養。

我長大以後，對父親的生平和藝術主張有了更深的了解，覺得他給我教益最深的一點，是他那種為振興中國文化而奮鬥的精神。他反對一成不變地抄襲古人，以中西結合的手法為中國畫開闢了新的道路。他在中國畫寫實的基礎上，結合西方素描透視的技法，創作了各種題材的作品，對中國畫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在戰亂的中國節衣縮食，收集散落在

大學學習英語。一九八一年考入美國加州柏克萊（Berkeley）大學，半工半讀。父親二〇年代在法國刻苦學習的精神鼓勵著我克服困難，以優異的成績於一九八三年從柏克萊大學歷史系畢業。同年考入斯坦福（Stanford）大學管理學研究院，並獲獎學金，攻讀碩士學位。

在美國學習期間，除了專業課之外，我還選修了中國美術史及其他亞洲國家的美術史，並開始向西方介紹徐悲鴻的藝術。一九八二年我和媽媽廖靜文聯名在英國的學術雜誌《東方藝術》春季刊上，用英文發表了《徐悲鴻生平》長文。我同時幫助舊金山的亞洲藝術館及其他美國博物館查證、鑒定他們收藏的徐悲鴻的作品。

爸爸雖然去世了，但我感覺到他的身影總是圍繞著我。每天放學回來，我仍舊在故居的院子裡玩。當媽媽陪同外賓講解爸爸的作品的時候，我總是跟著聽和看。我還堅持每天畫一張畫，並常常臨摹父親的國畫，我

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及下鄉勞動，使我中斷了專業的音樂訓練，但我始終沒有放棄獲取知識的願望。在那動亂的年代裡，我堅持自學英文，希望有一天能像父親一樣，為中外文化交流，為在西方宣傳中國藝術做出貢獻。

高等院校公開招考之後，我考進了人民大學學習英語。一九八一年考入美國加州柏克萊（Berkeley）大學，半工半讀。父親二〇年代在法國刻苦學習的精神鼓勵著我克服困難，以優異的成績於一九八三年從柏克萊大學歷史系畢業。同年考入斯坦福（Stanford）大學管理學研究院，並獲獎學金，攻讀碩士學位。

在美國學習期間，除了專業課之外，我還選修了中國美術史及其他亞洲國家的美術史，並開始向西方介紹徐悲鴻的藝術。一九八二年我和媽媽廖靜文聯名在英國的學術雜誌《東方藝術》春季刊上，用英文發表了《徐悲鴻生平》長文。我同時幫助舊金山的亞洲藝術館及其他美國博物館查證、鑒定他們收藏的徐悲鴻的作品。

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十幾年裡，給了我許多樂趣的活動是向美國人介紹徐悲鴻及當代中國畫家的作品。美國大學裡很少有人專門研究現代中國美術，他們的中國美術課一般只講到清朝就結束了，因此我有很多機會

克紹箕裘推介藝術

去彌補這個空缺。我在加州柏克萊大學、丹福大學、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美術館、印第安納州的波爾州立大學(Ball State University)及許多民間組織，都進行幻燈講演。內容包括介紹徐悲鴻的素描、油畫及國畫的主要作品，他的藝術主張，教學體系以及他的主要學生的作品和他所推崇的當代畫家如齊白石等人的作品。每次講演的反應都很好。有些專業的美術工作者以前從來不了解我國的美術，看了徐悲鴻的畫冊之後，都非常敬佩他的油畫創作。大部分美國的美術愛好者更喜歡他的動物畫。有一位觀眾非常欣賞徐悲鴻國畫《鵝》的幽默；更多的美國人喜歡他的馬，有一位觀眾看了他一九四一年在馬來西亞檳城畫的奔馬的印刷品之後說：「這馬好像要從紙上跳出來啦！」

我覺得徐悲鴻的動物畫之所以能為各國人民所欣賞，是因為他能夠賦予飛禽走獸以人的感情。他敏銳的觀察及精湛的技法，使他能以簡略的筆法，突出表現各種動物最富表情的動態。他筆下柔順的牛，強勁的奔馬，凶猛的鷹，伸懶腰的貓，都表現了很強的個性。許多作品也以動物為象徵，表達畫家自己的情懷。如「負傷之獅」扭頭怒視，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容欺凌的精神。

遵循父親生前的願望，將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是我出國留學時立下的志願之一。父親生前從未在北美開過展覽會。他在

台灣、香港及東南亞雖然享有名聲，但那裡當代的許多人並沒有見過他的主要作品。一九八二年我從斯丹福大學管理學研究院畢業後，終於有了機會幫助父親在海外舉辦畫展。

海外畫展成功圓滿

在過去的十年裡，徐悲鴻紀念館曾先後在七個國家和台北，香港地區舉辦了徐悲鴻的畫展，包括一九八五年在印度加爾各答及孟買的展覽；一九八七年在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及多倫多的展覽；一九九〇年三月在新加坡的展覽；一九九二年在前蘇聯和羅馬尼亞的展覽；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及檳城的展覽以及一九九四年六月在台北的展覽。我覺得在海外舉辦徐悲鴻畫展成功的關鍵，是要找到非常得力的主辦單位和理想的展覽地點和時間。主辦單位必須提供充足的資金，必須有舉辦大型國外畫展的經驗，有能力出高水平的畫冊，還要對當地美術界，新聞界和廣大美術觀眾有深刻的了解，才能聯合各方做好畫展的宣傳工作。畫展的展廳必須是當地第一級的，才能符合畫家的地位，也才能保證展品的安全，並達到最完美的展出效果。

徐悲鴻紀念館在海外舉辦的九個畫展中，香港和台北的畫展是由我發起的，也是辦得最成功的兩個畫展。我為畫展挑選了主辦單位，爭取了理想的展覽地點並促進徐悲鴻

紀念館與主辦單位之間的談判。我自一九八五年在美國工作之後，常常出差去香港，台灣和加拿大等地。對這些地方的人際環境比較熟悉，加上從小積累的美術知識及在美國學習的市場學等，都對促進畫展的組織和宣傳工作有直接的幫助。一九八六年，我受美國管理諮詢公司麥健時公司委派，到香港和中國參加一個合資企業的諮詢項目。在香港期間，我找了香港當局管文化藝術的市政局的副主任 Helen Yu 及香港藝術館的朱錦鸞館長都表示願意與徐悲鴻紀念館協商籌辦徐悲鴻畫展。經過一年多的談判、準備，香港人民盼望已久的徐悲鴻畫展終於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在香港藝術館開幕。這是徐悲鴻三〇年代以後在香港的第一次畫展，展品包括素描、油畫和國畫共七十五件，其中油畫是第一次出國展出。在香港展出的兩個多月期間，有五十萬人參觀，除香港的觀眾外還有歐美的來賓。為畫展印刷的二〇〇〇本畫冊展覽期間全部銷光之後又再版。香港報紙連篇報導。電視《香港的早晨》還實況轉播採訪廖靜文館長的談話。徐悲鴻畫展成了香港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我也為能幫助父親實現他的願望，為在海外宣傳中國優秀的美術作品而感到欣慰。我陪同麥健時管理諮詢公司駐香港辦公室主任奧卡斯先生參觀了畫展

中，他對父親的作品非常欣賞，並表示願望幫助聯繫徐悲鴻畫展在澳大利亞舉行。

台北畫展空前絕後

一九九四年六月徐悲鴻的作品第一次在台灣的台北展出，這也是他的作品在海外展覽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展品包括素描、油畫及國畫代表作《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大幅作品共九十幅，準備時間達五年之久。最早是我一九八九年去台灣選擇了有經驗並有實力的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做主辦單位，並取得了當時歷史博物館館長陳癸森先生及下一任館長陳康順先生的支持，由歷史博物館展出。歷史博物館是台灣地位最高的展覽館，設在台北的繁華地區，又有大面積的展廳及先進的展覽條件，是最理想的展覽地點。

經過徐悲鴻紀念館與帝門基金會和歷史博物館五年來的努力，徐悲鴻的畫展終於在一九九四年六月在台北成功的舉行了。一個月內每天都有二、〇〇〇多人參觀，最多時達到六、〇〇〇多人。觀眾中的專業美術工作者，美術鑒賞家，廣大美術愛好者及中小學生都非常贊賞首次在台灣舉行的徐悲鴻畫展。許多人是頭一次看到徐悲鴻的大幅油畫及題材廣泛的人物、動物和山水畫。畫展上還安排了我哥哥徐慶平副館長給觀眾講解父親的作品，圍觀的人擁擠不堪，觀眾們感到受益很深。我們全家包括我媽媽廖靜文館長，哥

愛好者及父親生前的朋友及學生們多次座談，講解父親的作品，並回顧他四〇年代末在北大的教學和生活，使台灣的觀眾和朋友們對父親的生平、藝術見解及主要作品得到了更全面的理解。

另外徐悲鴻的作品在海外展出時，我大都做了義務性的工作，主要是抽工作之餘幫助徐悲鴻紀念館與國外主辦單位磋商，進行

展覽的準備工作，並利用假日參加畫展開幕前後的宣傳工作。這對於我來說是很辛苦的

。例如去馬來西亞參加父親畫展的開幕式，由於沒有從美國中西部去的直達飛機，旅途長達三十六小時，參加畫展的七天活動後，

我非常珍惜每次展覽的機會，一方面是爲了像父親那樣爲向國外觀眾介紹中國的文化藝術盡自己的努力，同時也在訪問父親生前

朋友的時候，進一步了解父親的生平和藝術

。我非常珍惜每次展覽的機會，一方面是爲了像父親那樣爲向國外觀眾介紹中國的文化

藝術盡自己的努力，同時也在訪問父親生前

稱喻中國的畢卡索

一九八七年五月至七月徐悲鴻畫展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市美術館及多倫多的大略皇家博物館展出。展品包括三十幅素描及三幅國畫。我參加了畫展前的準備工作，並在維多利亞的開幕式上爲廖靜文館長的講話做英文翻譯。加拿大之行是徐悲鴻的個人畫展第一次在北美展出，觀眾反映很強烈。許多美國人和加拿大人都見過印刷品的奔馬，

但只有在參觀了畫展之後才知道是中國畫家徐悲鴻的創作。維多利亞的英文報紙稱徐悲鴻爲「中國的畢卡索」。^①維多利亞美術館館長Patricia Bovey女士說「徐悲鴻是中國當代最重要的畫家。^②在當時人口僅爲三五〇萬的多倫多展出時，參觀人數竟達七萬之多，畫展很受歡迎。」^③

一九四一年徐悲鴻在新加坡的畫展結束後，美國援華總會邀請他去美國辦展覽。他將自己作品的圖片、資料全部寄到紐約，並作好了畫展的一切準備工作，不幸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的畫展未能舉行。爲了實現父親的遺願，我曾努力在美國找到了願意承辦展覽的單位，但籌資問題始終沒有解決，這將是今後幾年裡我努力的目標。

參加徐悲鴻在海外的畫展，給我感受最深的是一九九〇年三月在新加坡舉行的徐悲鴻藝術五〇年回顧展。五〇年前徐悲鴻與新加坡人民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一九三九年與一九四一年之間，他爲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舉辦四次籌振畫展，得到新加坡各界華人的空前熱烈支持。他將畫展的全部收入捐助國內的難民。四〇年代初期，是父親藝術創作的精華年代，這時期他畫的馬有了新的風格，對骨骼與肌肉的著意刻畫使他的奔馬更強壯，並更富於個性。他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期間還給許多華僑領袖畫過油畫和彩墨畫的人像，在人物畫方面留下了重要的作品。

由於當時許多支持抗戰的華僑在籌賑畫展上收購了父親的作品，星馬一帶已成爲海外收藏徐悲鴻作品最多的地區。例如：父親的好朋友、著名書法家及美術鑒賞家陳之初先生，據說曾經收藏了父親的國畫精品五十餘幅。陳先生於一九八三年去世，他的兒子陳玉儀先生邀我和媽媽廖靜文館長及哥哥徐慶平，到陳先生故居香雪齋，欣賞了他的部分收藏。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日軍迅速向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進軍。當時父親正在新加坡準備去美國的畫展。在新加坡陷落之前，他匆忙由海路離新加坡回國，未能帶走全部準備展出的作品，有四幅油畫留在新加坡，戰後下落不明，成爲父親終身的遺憾。一九九〇年參加五十年回顧展時，我卻很幸運地看到了兩幅以前傳說的油畫。

一幅是與國畫《愚公移山》人物類似的油畫，另一幅是爲抗戰時著名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畫的油畫，畫中賣唱的姑娘栩栩如生。我在欣賞著父親作品的同時，就好像見到了他本人一樣的親切。我追溯著父親的足跡，好像看到了父親當年在炎熱的夏天，不知疲倦地俯身揮毫，使姿態生動的奔馬，色彩豐富的風景，花卉及風韻傳神的人物，躍然紙上，成爲籌賑展覽會上令人驚嘆的作品。我爲父親憂國憂民的愛國精神所感動，也爲他作品的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而震撼。

我把看到的每張作品都拍了照，它們將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

彩墨肖像情誼非凡

在新加坡展出期間，我和媽媽廖靜文館長及哥哥徐慶平，還訪問了銀行家陳篤山先生。陳先生熱情地請我們吃飯，並邀我們到他家去看徐悲鴻給他父親陳延謙先生畫的《寒江垂釣圖》。陳延謙先生是三〇年代新加坡著名的華人領袖，也是當時海外最大的華人金融機構的總經理。日本侵華之後，他曾代任南僑籌賑總會主席，領導南洋的抗日籌款活動。一九三九年徐悲鴻在新加坡開籌賑畫展時，陳先生曾捐款認購《立馬圖》。

爲了感謝華僑領袖們對籌賑畫展的支持，徐悲鴻先後爲陳延謙先生及華僑銀行的另一位首腦李俊承先生各畫一幅彩墨人物肖像畫。三〇年代新加坡的攝影技術還不很發達，能畫肖像的畫家也不多，因此以彩墨爲自己畫肖像已成爲海外華僑領袖多年的心願。

徐悲鴻在新加坡展出巨幅彩墨人物畫《九方皋》別開生面，畫中的人物維妙維肖。他高超的技法爲海外華僑畫肖像畫提供了難能可貴的機會，徐悲鴻也因此在新加坡留下了重要的彩墨人物畫創作。爲陳延謙先生和李俊承先生畫的兩幅肖像都是依照本人的意願畫的。李先生是佛教徒，徐悲鴻畫了他身披袈裟，以松石流水爲背景，表現了他的宗教觀念。陳先生的像則是戴斗笠穿蓑衣，在漫天霜雪的寒江獨釣的漁翁，表達了他「澄心觀事變」^④的處世態度。徐悲鴻先用鉛筆對照真人畫了速寫稿，將西畫素描的透視和光影用到彩墨的肖像畫上，以毛筆勾勒及淡墨渲染，將臉的細部畫的準確，描繪出陳先生蕭然自得的神情。然後他以淡墨的筆法繪出水上煙波迷濛，漫天霜雪的背景，以渲染寧靜的氣氛，表達了陳先生「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人生境界^⑤。徐悲鴻的《寒江獨釣圖》是他在新加坡畫的最大的彩墨人物畫之一（一又二分之一呎×四呎）也是他國畫人物畫中的重要作品。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之後，新加坡被日軍占領。由於徐悲鴻在新加坡積極主辦籌賑畫展，日軍對藏有徐悲鴻作品的人慘加迫害。他在籌賑活動中的好友郁達夫先生被殺，黃孟圭先生被日軍囚禁一年多。陳延謙先生憂憤交加，於一九四三年因心臟病去世。《寒江獨釣圖》不幸在戰亂中遺失。

一九四八年陳延謙的兒子陳篤山寫信給徐悲鴻，請他再繪《寒江獨釣圖》，並隨信寄去原畫的照片。當時徐悲鴻仍保存著一九三九年爲陳延謙先生畫的淡墨速寫稿。一九四八年未，徐悲鴻在北京國內戰爭烽煙遍地的情況下，重繪了這幅畫，並將《寒江獨釣圖》改爲《寒江垂釣圖》，並題款：「廿八年四月，余爲星洲籌賑之展，陳延謙先生屬嗣篤山世兄函求重寫，時國中烽煙遍地，人

物慘遭屠戮，悲憤無已，乃依舊稿重繪此圖。逮星洲淪陷，此圖毀失。陳先生哲

朽不名畫歇已筆彩

心惶惶。余方長國立北平藝專，情緒不寧。

感於篤山世兄之孝恩不匱，勉力作此。卅七年十二月，悲鴻。」⑥在託人將此畫帶到新

加坡的同時，徐悲鴻還贈送給陳篤山先生一
九三九年為他父親畫的淡墨速寫稿。

至於畫的酬報，徐悲鴻在一九四八年十一
月十日寫信給陳篤山先生的信中提到：「
至友黃孟圭先生此時因在澳洲」，望「能以
四百叻幣交與其弟黃曼士先生。」⑦一九二
五年徐悲鴻在法國學習時經濟困難，曾得到
黃孟圭先生的幫助，得以繼續求學，終於獲
得了藝術上的成就。

一九四八年黃孟圭先生困在澳洲，療養
日軍迫害給他留下的傷殘。這時雖然徐悲鴻
已是享有盛名的畫家，但他很重友情，在戰
爭的困擾之中，仍竭盡其力對黃先生以回報

我望著懸掛在陳篤山先生家前廳裡的《
寒江垂釣圖》，回顧著父親四〇年代在新加
坡的這段不平凡的經歷，他與抗戰中新加坡
人民的深厚情誼使我深受感動。我多麼希望
能早生二十年，能和父親在東南亞並肩戰鬥

。五十年之後，我和媽媽哥哥將父親的六
十幅作品帶到新加坡展出，使新加坡的朋友
們不僅重新看到了他當年在星馬地區的創作
，而且見到他離開新加坡之後的許多代表作
。我們為父親重溫舊情，也替他繼續寫他沒
有寫完的故事。

我多麼想對他說：

「親愛的爸爸，四十二年前您記憶中的
那個小女兒，繼承了您刻苦努力的求學精神
，分享了您對藝術的熱愛，而且繼續幫助您
實現提高中國文化藝術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理
想。親愛的爸爸，如果您能看到這一切，您
會多麼高興啊！」

一九九五年六月

五日新加坡聯合晚報。（汪清澄提供）

註：①②：「最重要的中國藝術家的展覽」
，登載於加拿大維多利亞報《時代開拓者》
（Times-Colonist）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
③：加拿大維多利亞美術館亞洲藝術部
主任巴里·提爾（Barry THI）一九八七年十
二月十一日致徐芳芳信。

④⑤⑥⑦：「失而復得的寒江垂釣圖」
，作者歐陽興義，登載於一九八五年九月廿

陳濟棠傳

林華平著 定價新台幣參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記者林華平先生的精心傑作，篇篇精彩。要目有：陳濟棠的
早年、討伐陳炯明與二次東征、北伐軍中南天一柱、躍登龍門，編遣
兩廣部隊、兩廣恩仇記、兩次出國、胡漢民被扣與寧粵分裂、西南兩
機構、陳濟棠的馭下術、反蔣？擁蔣？建設廣州、創辦燕塘軍校、廣
東工業建設興建琶江兵工廠、西村土敏廠、六個新式糖廠、硫酸廠與
電解廠、肥田料廠、造紙廠、吸引僑資、英雄、美人、悼亡、提倡讀
經、興學育才、設立基金、扶翼後輩、請纓抗日壯志未酬、廣東三軍
離散經過、共赴國難、出長農林部、香港脫險記、大難不死、臨危受
命接長海南、勇者不懼、瓊海撤退、大樹傾頽巨星隕落、陳濟棠年譜
等篇，附珍貴歷史圖照二十五開本五百六十八頁歡迎購閱祇收成本費
台幣參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
款到立即掛號寄書。